

一个军官与 两个隐身女

铁 汉著



I247.5
7244
3

一个军官与两个隐身女

铁 汉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 1988年 · 沈阳



B 530081

一个军官和两个隐身女

铁 汉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字数:183,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7,100

责任编辑:鲁 野 责任校对:唐慧凤

封面设计:耿志远

ISBN7-5313-0132-6/I·122 定价:2.00元



作者小传

铁汉，本名郁其文，1923年10月出生于辽宁盖县。

从1939年起，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1944年伪满时期，因盖县爱国文艺事件被日本特务逮捕入狱。解放后，1947年参加革命，历任《星火》杂志主编，《沈阳日报》编辑，《作家生活报》顾问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解放前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近年来以地工为题材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已出版，《神秘的红叶》已由《沈阳日报》连载，不久将出版。本书即三部长篇之一。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极富传奇色彩的纪实小说。它不仅记述了一个军官和两个神秘莫测的隐身女郎的爱情纠葛与生死搏斗的血泪历程，也真切地反映了人生道路的坎坷、艰险、渺茫与遥远。作品通过几个鲜明而奇特的人物形象，把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读者会在一次人生真味的体验中，感受到酸甜苦辣的各种内涵。作品所描绘的一些惊心动魄的生活画面，也只能是那个动荡时代的背景，真正能牵动人心的却是那些以各种面孔出现的人……

目 录

- 第 一 回 衔重任深入虎穴
亮武艺制服敌特…………… (1)
- 第 二 回 老特务秘献美女
李言正舌战郑飘…………… (11)
- 第 三 回 为民除奸乔大炮惹祸
挟私报复郑钦差弄权…………… (20)
- 第 四 回 乔大炮挥泪语重心长
李言正进言棋高胆大…………… (31)
- 第 五 回 王家善偏安营口市
赛半仙妙解朱砂掌…………… (41)
- 第 六 回 王夫人楞严寺真降香
李言正大石桥假解围…………… (49)
- 第 七 回 不信东北军“逃跑市长”摘桃
险中美人计正气将军摔杯…………… (59)
- 第 八 回 沈阳城群丑争大印
主任室“小鬼”设毒招…………… (71)
- 第 九 回 汇海楼中密报起义策略
会客厅里挫败坐探阴谋…………… (80)
- 第 十 回 武装走私街头枪战
旧瓶新酒海港夺权…………… (89)

- 第 十 一 回 “鸿门宴”初斗郑袁李
阑珊处追赶孟爱梅…………… (99)
- 第 十 二 回 花展作红娘佳人择偶
信仰育爱情知音订婚…………… (108)
- 第 十 三 回 奴才献媚郑飘失算
姘妇作证木村就擒…………… (120)
- 第 十 四 回 两壮士复仇遭暗害
王将军哭灵悼冤魂…………… (134)
- 第 十 五 回 护友避难勇闯西码头
舌剑唇枪二斗郑袁李…………… (144)
- 第 十 六 回 李言正建起义指挥部
王家善找地下共产党…………… (155)
- 第 十 七 回 一杀一放非假亦假
巧设连环“以夷制夷”…………… (165)
- 第 十 八 回 风云突变义释乔大炮
韬晦解疑三斗郑袁李…………… (175)
- 第 十 九 回 史及第修书劝起义
李言正化装返虎口…………… (184)
- 第 二 十 回 隐身女屈称敌人情妇
窃情报打入军统机关…………… (193)
- 第二十一回 救亲人孟爱梅出车
避检查李言正上房…………… (207)
- 第二十二回 楞严寺藏身遇险
大药栈说已论敌…………… (215)
- 第二十三回 机关算尽月夜出城

	波澜迭生中途被劫	(226)
第二十四回	大石桥谈判成功	
	老边村协议签字	(239)
第二十五回	地下党艺术指挥	
	军官会民主辩论	(250)
第二十六回	反动首脑一网打尽	
	英雄儿女并肩歼敌	(265)

第一回 衔重任深入虎穴 亮武艺制服敌特

我国东北辽南地区，旧历十月间，素有十月小阳春之称。一九四六年公历十一月初这一天，也是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天已过午，树梢不动，仿佛微弱的西风也休息了。

从凤城到岫岩的乡间公路上，此刻行人稀少，只见走来一个大步流星赶路的年轻人，他敞开外衣纽扣，迈着矫健的步伐。

年轻人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外形健美。平头下面，浓黑的剑眉，一双大眼，嵌在受看的高鼻梁两侧。他的肤色虽然红中微黑，却也掩饰不住他的英俊。看年纪，不过二十六，论气宇，却十分轩昂，好似景阳岗上打虎的武松。他虽身穿便服，内行人搭眼便知，肯定是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

就在这年轻人离开凤城不远，有个骑自行车的中年汉子，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在后面跟了一段路，发现年轻人有所察觉，骑车人才紧蹬一阵，超越到前面去。

当年轻人路过第二个村子，走到村西时，中年汉子不知为何，又从后面追来，还特地按动车铃：“叮铃铃，叮铃铃……”待年轻人闻声让路，二人打了一个照面，他又超越

到前面去。年轻人对这个行动鬼祟的中年汉子，引起了警惕。

这是由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烽火，燃遍辽南大地的第一个秋天。蒋介石派遣他的三十万精锐之师，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往北侵占了松花江南岸的广大地区，辽南占领到瓦房店至庄河县南一线，气焰骄横，不可一世。国民党的中央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抓丁拉夫，鸡犬不宁。刚刚从日本鬼子蹂躏十四年的苦难里挣扎过来的东北百姓，又陷入了意想不到的水深火热之中。不出几个月，城乡人民就流传着一个极有典型性的顺口溜：“念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所以，老百姓背地里都咒骂中央军为“遭殃军”。人们为了不惹是生非，没有十万火急的大事，尽量不出远门，不走公路。

公路上是国民党特务、中央军谍报员和反共便衣队出没的地方。年轻人不能不怀疑这个跟踪自己的骑车人会不会是……

迎面一座峻岭，公路是盘旋而上，从岭正中的一个豁口修出去的。年轻人迈开大步攀登，走到山顶，额角、后背均已渗出汗珠。心想：下一步是下坡了，何不在此略憩片刻，凉快凉快，再走不迟。

这位年轻人姓李，名言正，在浑河岸边长大的真正沈阳人。他是受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城工部负责辽南地工工作的史及第的派遣，在哈尔滨领受重大任务，到王家善部队组织起义而来的。王家善任师长的独九师司令部，就在前面不远的岫岩古城。

李言正离开哈尔滨之前，东北局城工部负责人王稼祥找李言正谈话，对他说：“你是在国民党于长春成立东北保安第四纵队时埋伏进去的，同时在一起的军校同学，都不知你的政治底细。长春‘四·一四’战斗中，你和全营人成为我军的俘虏，你在俘虏营里也没暴露身分。王家善是伪满长春军官学校的教育部长，同你也有过一点交往，总有师生之谊。王家善又重视友谊，他的部下干部全是他的学生 and 同学，其中也会有左、中、右的，所以，只要你想办法打入上层——也就是官越大越好——说服王家善，还是有可能的。详细情况，到沈阳以后，地下领导人会告诉你。”

到沈阳以后，等了一个多月，李言正才和地下组织接上关系，他见到的是地下交通员王无忌，是他认识的军校同学。地下纪律规定：不许和领导人直接见面，不许问领导人真名实姓，居住地址，为的是保证安全。

交通员向李言正传达了领导人老文的指示和老文对独九师的情况介绍：今年六月间，王家善被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委任为东北保安第四总队的少将总队长，到长春接收“四·一四”战斗中被打散的和被俘释放的原第四总队官兵，经过短期整训，于十月初调到辽南前线，给了独九师暂代番号，归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近来已经布防完毕：第一团团团长贾华率所部驻在大孤山，第二团团团长乔雨村所部，散驻凤城、海城、盖县山区一带，第三团团团长阮逢黛部和师直属部队驻在岫岩全境。独九师万八千人，分散在方圆几百里地方，不是处在民主联军前沿，就是处在游击区边缘。所以独九师官兵产生一股怨气，说这是王家善部队给新六军在辽南

站岗。因此，李言正要利用和加剧蒋介石嫡系部队和东北“杂牌军”之间的矛盾，以动员王家善及早起义。

李言正钦佩老文这位领导人掌握的情况具体，指示明确，所以满怀信心，辞别老母和新婚妻子，踏上了征途。

动员王家善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加入解放军（当时叫民主联军），困难大，又危险。王家善虽然是东北人，又是李言正的老师，但此刻正受国民党东北行辕重用为少将师长，以“老五虎”“小五虎”为心腹，以“真勇社”（军官学校学生组织）成员为骨干，连以上军官，军事素质优良，指挥经验丰富，王家善有可能自恃作战力强，而表现十分顽固。然而，动员王家善起义成功，这对削弱蒋军力量，瓦解蒋军士气，加快解放进程，将起到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古语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李言正明知摆在他面前的将是荆棘、艰难和险恶，但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毅然决心只身铤而走险。

山顶路旁有棵大杨树，李言正站在树下，脱掉外衣，一边用手中礼帽扇风，一边环视附近山峦，但见经霜的柞叶，层林尽染，红如春花，煞是喜人。不由剑眉一耸，自言自语道：“真可惜，受到蒋介石发动内战炮火的洗劫，无人敢上山放蚕啊！”

李言正精神集中在山麓上，他没有听到从山坳草丛中走来的脚步声。待他发现时，来人已站在距他二十余米的对面路旁。他心头不禁一怔：方才的自言自语，能不能被来人听去？切记切记，今后，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轻易流露真情实感。一个地工工作者，必须把自己伪装成敌人一样的人！

“老弟，歇一歇再走吧！”

来人说着，笑嘻嘻地踱了过来。他就是刚才那个骑车的中年汉子，看样子四十多岁，一双凸出的金鱼眼睛，连鬓胡须，小鼻子，大嘴，身材顶多不过一米六五，脚登一双家做布鞋，短褂长裤，一身当地农民打扮。不过，中年汉子的语音既不是当地口音，也不是东北方言，倒象是江南人氏。最使李言正留神的，是对方讲话时露出了一颗金牙。

“歇一会儿再走。”

李言正也微笑着，表示礼貌。心中已明白几分，这家伙把自行车藏起来，躲到山坳里，为的是等待自己。他想干什么？不可不认真对付。李言正装做很随便地，一边掏出一盒前门牌香烟，递过去一支，一边故意说：“这位大哥，从山上下来，抽口烟，解解乏吧。”

“多谢多谢，我抽这个。”镶金牙的中年汉子掏出烟口袋，卷起旱烟来。他金鱼眼睛中的小眼珠骨碌碌转了几转，突然问道：

“老弟往哪去呀？”

可以断定：来者不善！咳！都怨自己呆在这里小憩，假如径直下岭，怎会遇到这番纠缠！

“兄弟去岫岩，大哥你呢？”李言正立刻转入反攻。

金牙的金鱼眼一转，哈哈一笑：“老弟，看出来，咱们是同路人罗！”

这家伙是要缠住不放了，一块走就一块走，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嘛！李言正力争由被动变为主动：

“大哥尊姓大名？在什么地方恭喜？”

中年汉子诡谲地一笑：“我姓金，名木村，实不相瞒，干这个！”这家伙伸手摆出个“八”字，暗示他是八路。金鱼眼死盯李言正，测验李言正有何反应。

这个花招焉能骗过李言正！他暗笑：愚蠢的狗特务，圣人门前卖字画，你远着呢！

“兄弟姓李，名言正，实不相瞒，我是个老百姓。”

“我说李同志，你甭装糊涂了。”金木村进逼不放：“在凤城饭馆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你是八路军的干部。”

李言正哈哈一笑，“你看错人了，金大哥。我们俩不是同路人，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吧。”

“什么意思？”金木村沉下脸来。

李言正穿上外衣，做好走的准备，“我帮不上你的忙，我不过是个老百姓……我走啦！”

“站住！”金木村把金鱼眼睛一瞪，“你到岫岩干什么？”

“串亲戚！”李言正拔脚便走，想快些摆脱。

“不许动！”金木村用手枪顶住李言正的后心，“动，我就毙了你！把两手举起来，给我乖乖地到沟里去！”

“哎，八路大哥，你难为我这个老百姓干什么？”

“嘿嘿嘿嘿。”金木村冷笑几声，喝道：“再说老百姓，叫你上西天！”

李言正被逼着走向山沟里，他断定金牙不是八路军，不论形象、作风、语言都不带劲，又想到自己并没露出什么破绽，这个狗特务不致下毒手，就放心地转而捉摸制服金牙的

办法。

拐进山沟里不远，有两棵大山杏树，山杏树前是一片开阔的草坪。金牙的自行车，停放在两棵杏树之间。不言自明，这家伙多半是国民党军队里的谍报队特务。敌人刚才没有套问出来什么，这回以枪逼供，又能得到什么呢？

果然，金木村站在李言正对面，举着枪狞笑着问：“姓李的，你老实讲，到底是不是八路？”

“不是，又怎么样？”李言正借机垂下双手，故作调皮地反问道。

“不是？你拿出身分证来，我检查检查。”

“身分证？”李言正一边思索对策，一边掏身分证，朝金木村递去。就在金木村一时疏忽，伸左手接证的刹那间，李言正飞起右脚，踢个正当，金木村右手上的手枪，当地一声，飞落到一丈开外。手枪落在两人等距离的草坪上。金木村一瞧，拣枪已来不及，嗷地一声，饿虎捕食，扑向李言正。李言正踢落敌特枪枝，便可以凭自己的武艺本领，教训教训这个特务，所以，他瞅准金木村的拳路，并不进招，等他切近，将身一闪。金木村也不是白给的，换别人，这一扑落空，就要把后背留给对手，让对手占了有利地位。那金木村训练有素，一扑落空，猛然收住双脚，回身又朝李言正一扑。这一扑赛似景阳岗上的猛虎，又凶又快，李言正躲闪不及，左臂被金木村擒住，这家伙就势将身体往李言正身上一靠，要把李言正背起来，摔下去。

老实说，这一招不能说不狠。这是日本人惯用的柔道招法。多亏李言正是伪满长春军官学校出身，受过四年日本教

官的军事训练，对于攻破柔道，已掌握了一套有效技艺。李言正在金木村背起他这一刹那，双腿向上一挺，就势挣脱左臂，翻身后，稳稳当当落在地上，只一屈膝，便站个溜直，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想不到对手如此武艺高强，金木村傻眼了。等他醒悟过来，想去取手枪，已经迟了，那手枪已被李言正死死踩在脚下。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年轻人身手不凡，金木村为了保全性命，态度马上变软，满脸堆起谄笑，拱手道：

“失礼失礼！我有眼不识泰山，李老弟大大的高级！佩服，佩服！”

原以为这场有关生死存亡的搏斗，该是一场恶战，想不到敌人老奸巨猾，两个回合，便迅速投降。李言正从容地拣起手枪，用冷冷的目光直射金木村：

“八路先生，您太不够朋友了。你不仁，怨不得我不义，对不起，跟我到独九师走一趟吧！”

“啊？您是独九师的，我怎么不认识？”金木村喜出望外。

“我是去投奔王师长的。”

“哎呀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误会，误会，李贤弟，我是驻在独九师的前进指挥所……”金木村说着，掏出证明虚晃一下。

李言正只用眼睛微微一扫，趁势下台：“金大哥早说是谍报队的，哪里会出这一段误会。这叫不打不相交，今后你我在独九师共事，请金大哥多多关照。”

“彼此，彼此。”金木村点头哈腰，从李言正手中接过

手枪，就去推自行车，两人一起从岭上走下公路。

金木村不忘试探，问道：“李贤弟，您认识王师长？”

“岂止认识，王师长早在长春军校时，便是我的老师。”

“原来如此。名师出高徒，李贤弟不简单啊！”

金木村话里有话，李言正听得出，但他特地装做不明白，谦虚地说：“过奖，过奖。”

“王师长在长春招兵买马，那时，李贤弟怎么没投奔他？”

“可惜我那时不在长春。”

“啊——啊——”金木村猛然想起来，他听独九师被八路俘虏回来的人讲过，李言正也在长春被共军俘去。那么，他为什么这样晚才被放出来？能不能是投了八路，又被派回搞策反活动的？金木村想到这里，临时改变主意，笑着说：

“李贤弟您慢走，我有件公务，要赶回去办，对不起，失陪了！”

“请便请便。”李言正盼金木村快滚。

说话间，金木村飞身上车，急驶而去。李言正目送金木村的背影，心中十分纳闷：王师长怎能起用一个南方人当谍报？这个金木村怎么会使用日本人的柔道？特别是这个特务眼力与手段都不比寻常，是个受过特殊训练的反共老手……有这样对头在独九师，我到岫岩后，必须加倍警惕，一时也不可大意。

在斜阳余辉中，李言正进了岫岩城，来到独九师司令部。警卫连的站岗士兵，有的在长春时就认识李营长，一见